

足本
曾文正公全集

家訓

書

何其智印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詳解

本書內容

全書總目

分類尺牘問答

平裝一厚冊 定價大洋八角
精裝一巨冊 定價一元一角

人事日繁，社交愈廣，抒情達意，端賴書信，本書特採最新格式，適合時宜，足資楷模，尤便運用。
本書共合八大類，計四十五門，每函均有一問一答。凡遇繁複情形，則答信多至數函，反復詳盡，無體不備，於處世交際之範圍，包括殆盡。
本書各函內容，有論精微深切之學理，有表高尚優美之情感，讀之既可增長知識，又能陶冶性情。
本書各函文詞，均以抒表意念，適合各界應用為旨歸，絕無堆砌瑣屑之弊，其間如有採用典故，或涉生僻之處。均加詳盡之注釋，閱者一目了然，免探索之勞。

第一編 來族類
第二編 營業類
第三編 學界類
第四編 政事類

第五編 婚喪類
第六編 借貸類
第七編 農工類
第八編 雜務類

上海山東路 東方文學社 發行

九弟營中六月分半餉，即日起解，七月分少遲亦解。每除多夫一名，或裁與否，應俟到營面定。

沅弟近亦所辦之事，無不愜當。銀錢一事，取與均宜，謹慎斟酌。聞林文忠三子分家，各得六千串（每柱田宅價在內，公存銀一萬，爲祀田刻集之費在外），督撫二十年，真不可及。

咸豐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澄侯沅浦季洪三弟左右：

接沅弟初十日信，到家後，辦理改葬大事，啓土下殯，俱得吉期，欣慰無量。余在家疚心之事，此爲最大。蓋先妣下葬之時，猶以長沙有警，不得不倉卒將事。至七年二月，大事則儘可從容料理，不必汲汲以圖。自葬之後，吾之心神常覺不安，知我先人之體魄，亦當有所不安。此次改葬之後，我兄弟在外者，勤慎謙和，努力正室，在家者，內外大小，雍睦習勞，庶可保持家運，蒸蒸日上乎？沅弟辦理此事，爲功甚大，我父母亦當含笑於九原也。

余至黃州赴鄂，途多逆風，五日尚未抵省。官帥奏蜀中無事，請以吾軍會剿皖省，已奉俞允。吾在鄂應酬數日，仍赴下游，或駐北岸之黃梅，或駐南岸之九江湖口，現尚未定。吾兄弟數人雖共一方，然皖中爲地極大，賊數極多，事勢極難，各有所圖，不相妨礙，不必嫌怨。季弟既受胡中承之知，即竭力圖功，不必瞻顧。

九弟六月半餉已解去，七月餉亦即解，恐當於中途接到。此次既出，今冬似不宜歸去。身既在官，則衆人觀瞻所係，去來不可

太輕。

澄弟此次辦團，名望極好，甚慰！甚慰！家中有當應酬周旋之處，望弟隨時告知至囑。

咸豐九年八月二十九日，武昌

澄侯四弟左右：

袁漱六親家之胞弟袁鐵庵自松江歸來，將我中書，行帶送湘鄉，實爲可感。前山京搬至松江，此次由松搬至湘鄉，共萬餘里，吃盡辛苦，到我家時，望加意款待，至要至要。其書交紀澤細心清點，此外尚有存松之書，並營中之書，將來開單再清也。

咸豐十九年月初四日，巴河軍次

澄侯四弟左右：

沅弟到營，得聞家事之詳。近日婚嫁兩事，皆已完畢，可少休息。

吾於二十八日自黃州歸，接奉寄諭，以湖北大學征院，恐其驅賊北竄，吾細察湘勇柔脆，實難北征。一渡淮水，共食麥麵，天氣苦寒，必非湘人所能耐。擬於日內復奏，陳明楚軍所以不能北行之故。

湖南樊鍾一案，駱中丞奏明湖南歷次保舉，一乘至公，並將全案卷宗封送軍機處，皇上嚴旨詰責，有「屬員稽遲，劣需要挾」等語，並將原奏及全案發交湖北，原封未動。從此湖南局面，不能無小變矣。

余身體平安，惟日疾久不痊愈，精神怠興，日臻老態。所差堪自信者，看書稍能精細深入，每日黎明即起，不敢墮祖父之家風，是以告慰。

咸豐九年十月十八日

澄侯四弟左右

澤兒及姪女兩場喜事，辦理盡善，慰謝！慰謝！我祖星岡公第一有功於祖宗及後嗣，有功於房族及鄉黨者，在講求禮儀，講求慶弔。我父守之勿失，叔父於祭禮亦甚誠敬。賢弟若能於『禮』字詳求，則可爲先人之令子。若於族戚慶弔時，時留心，則更可儀型一方矣。

余於軍中之錢，不願寄回，而後輩昏嫁及親族事之最要者，則當略寄南五舅父處，余必寄賀信，並寄薄禮。其他有應點綴之處，望弟付信來告知。家中用度日趨於奢，實爲可怕。兄並無私意見也。男婚女嫁，以似以續閨家之慶，還爲弟賀焉。

咸豐九年十一月初三日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

自余於巴河拔營，沅浦於次日登舟。計北信到家，沅弟亦抵里門矣。

余拔營後，長行七日，十一月初三日至黃梅，駐紮城外，距太湖百二十里。太湖賊約三四千，被我兵萬五千人四面環圍，城賊極爲窮蹙。所慮者四眼狗率黨來援，或有變動否。則太湖年內可

克。余暫駐桐邑，細察地勢，再行前進。

日內辦疾大作，日亦極疲，精神如常，每日竭力支撐，不甚懈怠。

河南捻匪日以猖獗，皖南寧國屢次敗挫，六合大營被四眼狗攻陷，揚州近又被圍，氣機殊未轉耳。

咸豐九年十一月十四日，宿松軍次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

余於十三日拔營至宿松，一入皖境，百姓望若雲雨，爆竹歡迎，不知兵力果足以庇之否。

十月十七日會奏一摺，聖意不以爲然，殊批駁斥。保舉一單，武職全准，文職交部核議。將來必有駁者，如黃南坡、石芸齋、何廉防等，均屬可慮。即李筱泉久未得保，亦不知可允准否。向來從未交部，此次將文武官階分類，遂爾歧視，想別有所因也。若部文連來於其駁詰者，仍當再請，但恐遲耳。

沅弟帶回之銀，請以二百爲溫弟祭田之助，五百爲湘鄉忠義祠捐項。凡家中應酬之需，如有應在十兩以上者，可寫信由營中寄送，少者則家中自送。

余今年辦疾大發，與道光廿六年相彷彿，日疾亦日以增甚。老境大臻，在外往年未了之事，現已漸次清豁，略有歸宿。李筱泉所辦報銷，今冬可畢。

咸豐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澄侯沉浦兩弟左右

接沉弟岳陽樓下一緘，藉悉一切。

叔父大人肝火甚旺，不知沉弟歸後，勸之少解否？

下游四眼狗，聞將以本月之杪來援太湖，多鮑各軍，頗形驚慌，須派五六千人往太湖助之，但係打行仗，老營仍紮宿松不動耳。

付去銀五十兩，送仙家贖儀。以後應致情之處，請澄弟斟酌一數目更好。

科三之字大有長進，甚慰！第不知中五近尚讀書否？澤兒開槍筆礮法，如有手擲石以投人，若向左邊平擲，則不得勢，若向右邊往上擲，則與撥末之礮相似，橫末之礮亦猶是也。化度寺礮礮法最明，家中無之，張猛能師同州聖教礮法亦明，可細閱。沉弟於實用功最深，曾留心礮法否？

咸豐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澄侯沉浦兩弟左右

十五日接弟信，知沉弟初二日移新宅，實贊！吾弟以孝友之本，立宏大之規，氣魄遠勝阿兄，或者祖父之澤，得吾弟而門乃大乎？

日內警報頻聞，援賊四眼狗糾合捻匪官瞎子帶五六萬人來援，鮑超紮小池驛，已在太湖之前四十里，將之純紫龍家涼亭多都護紮新倉，相去各十里，回外廿二日開仗，我軍先獲大

勝，窮追二十餘里，因遇伏而小挫。太湖城外留唐義，一軍三千四百人，大形單薄。余派前幫十營六千人前往助紮，派朱雲巖李中夫統領，不知前敵多鮑等軍果站得住否？

余在宿松，身邊僅四千三百人，除吉中吉左之外，均不甚可恃，心殊焦灼。蕭浚川奉旨調赴黔陽，希庵亦以母病不來，統將乏人，不知所以爲計。

余瘵疾大發，爲十餘年所僅見，夜不成寐，幸溫書未甚間斷耳。

咸豐十年（庚申）正月初四日

澄侯沉浦兩弟左右

除夕接兩弟家書，並紀澤兒一稟，欣慰家中四宅平安，惟叔父病未全愈，至以爲念！

沉弟移居後，新屋氣象間尙宏敞，不知居之適意否？凡屋有取直光者，有取斜光者，有取反光者，同新屋極高，而天井不甚闊，則所取皆直光矣。未申以後，內室尙不黑暗否？裝修及製器，殊不易易，頗有頭緒否？余在此，望沉弟來甚切，而恐弟應辦之事皆未辦妥，不敢遽催。

前敵多鮑三軍自臘月廿二日大戰後，賊於廿四六等日包圍鮑營，廿七日遂長圍鮑營，屏屏包裹，左營四面皆合。水米文報不通，幸定心堅守幾日，廿九日賊解圍，少退五里以外，除日多都護另派精選前營紮於靈左營之壘，而令靈左弁勇暫入鮑

之中軍，休息數日。從此前敵應稍安穩。

余自去冬以來，鮮疾大發，目蒙異常，而應辦之事未甚間斷。新年軍事緊急，少爲將息，除公事外，不敢多作一事也。

紀澤兒所論八分，不合古義，至欲來營省親。余亦思一見，沅弟來時，可帶紀澤來展謁一次，住營一月，專人送歸。

咸豐十年正月十四日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

得沅弟及紀澤信，欣聞叔父大人身體平安，從此當日臻康勝矣。

余於除夕元日添派護軍長勝軍及湖口調來之平江營赴太湖城外，抽出唐義渠之訓營赴前敵小池驛等處。初六日甫到，一面修壘，一面出隊打仗，破賊壘二座，少頃敗回。訓營新壘三座，被賊攻陷，軍械輜櫓全失。由是賊氛愈熾，日夜圍攻鮑營。鮑部三千五百人，傷亡千餘，祇能守牆，不能出打。每遇賊猖獗，一隅時即出隊挑水運柴，少頃復來合圍。軍士不眠者多，不食者亦常有之。十一日，胡中丞所派之金逸亭余會亭軍從潛山內打出，攻賊之背，大獲勝仗，殺賊三千。是夜，小池驛之賊分一半去襲金軍，從此鮑軍慶再生矣。

方圍鮑極急時，余派宿松之吉中二營、古左營、太湖之湘前、強中營、湘後二營去剿會小池等處，助打行仗，以救鮑軍。十三早甫經成行後，即聞金余捷音，計大局應可安穩耳。

胡帥與我相距二百六十里，每日通信一二次不等。除初派鮑軍紮小池，余意見不合，力爭數次外，其餘事事相合。李弟在太湖亦日日通信。

癘疾比去冬略好，惟目光略昏，日甚一日。

雲仙出使山東，竟被參劾，聞部議降級留任，今春必南旋矣。

咸豐十年正月二十八日

澄沅兩弟左右

多都護於二十五日出隊誘賊，業已破賊二壘。賊以大隊猛撲，多部敗退，賊追十里。唐蔣各部齊出應接，鮑亦猛進，多亦回殺，賊遂大敗，凶悍者傷亡二三千人。廿六日，我軍乘勝進攻，五軍出滿隊，凡萬八千人，排列而進，破賊壘六十餘里。壘內火藥甚多，草棚甚密，火種所著，登時轟發，狂風旋轉，巨火燭天。山谷之間，人馬倉卒難逃，多被燒死。牲糧衣物一炬焦土。殺賊亦實有三四千人，僅有三壘未破。四眼狗於是夜逃去三壘，亦逃太湖縣之賊亦逃，即將城池克復。此次大捷，實足塞逆膽而快人心。

沅弟雖不在營，而中軍「義」字兩營連破賊壘，亦極有功。李弟在太湖克復一城，志亦少紓。特此飛告，俾沅弟放心，目下不必遽思回營。一則叔父病尚未痊，老宅之事須沅弟爲料理，一則九弟婦體氣不旺，新第之事亦須盡立紀綱。待四月初來營可也。

咸豐十年二月初八日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

接來信，痛悉叔父大人於十九日戌刻棄世，哀痛曷極！自八年十一月間溫弟之耗，叔父即說話不圓，已慮其以憂傷生。叔父生平，外面雖處順境，而暗中却極鬱抑，思之傷心。此次一切從豐，兩弟自有權衡。喪禮以哀為主，喪次以肅靜為主。余於聞訃之第二日，進公館設位成服，擬素食七日，素服十四日，仍行撤靈入營。季弟擬請假回籍，余囑其來宿松，靈前行禮。

溫弟言新第不敢再求愜意，自是知足之言。但淫氣一居，不可不詳察。若淫氣太重，人或受之，則易傷脾。凡屋高而天井小者，風難入，日亦難入，必須設法，散淫氣，乃不生病，至囑至囑。

咸豐十年二月二十四日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

季弟之『愜』字二營，吾與潤公皆不欲其來太湖。弟於正月六日勉強自來，幸遇機緣，太湖克復，同奏膚功。茲湘恒營同圍安慶，余亦不甚放心，而季弟自覺甚有把握，故遂令之同行。既已立營，則不能不望其少立功績也。

自克復潛太二邑，袁午帥克復鳳陽，翁中丞大破鹽橋，皖北軍事大有起色。不料皖南徽寧二府連陷六州縣，浙江亦失去三縣，杭省及湖州府危急之至。羅中丞奏請余率楚軍往援，即使奉旨允准，亦緩不濟急矣。金陵大營正在十分得手之際，而南則有浙江之變，北則清江浦失守，一波未平，一波復起，殊深焦灼。

余前思辦冷金殿對贈弟云：『儉以養廉，學治鄉黨，直而

能忍，優流子孫。』贈沅弟云：『入孝出忠，光大門第，親師取友，教育後昆。』

余在公館設靈，穿孝十四日，於二十日撤位脫素服，仍回營盤。

起先大夫祠堂，如牌坊，如誥封亭，皆須就地勢爲之。余意諸封亭係鄉間俗樣，儘可不必。牌坊則係官樣，余前日所畫槽門樣子，即與牌坊相近。京城凡大廟中間有照壁，兩頭皆有木牌坊。南中文廟及袁院之『天關文運』，亦用木牌坊。先大夫廟之槽門，即用木牌坊式可也。但各處木牌坊上，不蓋瓦，下不裝板，此既作廟額門，則上當蓋瓦，下當裝板。總而言之，一正兩橫，一牌坊槽門而已。

至各處起屋之法，皆先立柱，起架子，待上屋瓦蓋畢之後，乃砌牆，各柱嵌於牆板之中。屋之穩不穩，全在架子，不與牆相涉。

先大夫廟若用此法，則須大柱子十八根（前牆內六根，後牆內六根，中間承檁者四根，兩頭牆內頂屋脊者各一根），而廟外四面落簷之廊柱，尚不在此十八根之內。如此則須料甚多，吾鄉恐辦不出，且恐木匠不能做。若用吾鄉舊法，概以輓牆爲主，不用架子，則省料極多，木匠亦易。望兩弟悉心裁酌。

修昭忠祠及東皋書院之正棟，亦不外先大夫廟式。五扛間而四面落簷，即極大方矣。所爭者，亦在全用架子與否耳。應否由

下札，俟弟到營後再行面商。

咸豐十年三月十九日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

自初十日聞浙江被圍之信，十三日聞失守之信，寸心焦灼，全軍爲之驚擾。一則恐有援浙之行，二則大局一壞，一本難支。所謂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一舟之覆，無一物而不沈也。茲幸於十八日接張筱浦先生來信，杭城於三月三日克復，欣慰無極。特專人馳告家中，亦以慰陳作梅將母之懷。

前有信囑沅弟來營，或酌募一二營帶來。茲浙事既已平定，即不必添營。沅弟信中意於今冬謀爲蟬蛻之計，尤可不必再行添募。蓋凡勇皆服原募之人，不甚服接帶之人，多一營，則蟬蛻時多一番糾結也。

咸豐十年三月十四日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

接家信，知叔父大人已於三月二日安厝馬公塘。兩弟於家中兩代老人養病送死之事，體極誠敬，將來必食報於子孫。聞馬公塘山勢平衍，可決其無水蠱凶災，尤以爲慰。

澄弟服補劑而大愈，甚幸。甚幸。吾生平頗講求『惜福』二字之義，近來補藥不斷，且榮蔭亦較奢，自愧享用太過，然亦體氣太弱，不得不爾。胡潤帥李希庵常服滋參，則其享受更有過於余者。家中後輩子弟體弱，學射最足保養，起早尤千金妙方。長壽金

丹也。

咸豐十年閏三月初四日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

澄弟移寓新居，光彩煥發，有旺相氣，至慰！至慰！

澄弟榮叔父文，妻壺可誦。四字句本不易作，沅弟深於情者，故句法雖弱，而韻尚長。

浙江克復，人心大定。太湖各營於二十四日拔營，宿松四營於廿六日拔營，均至石牌取齊，進圍安慶。朱惟堂一營初二日至江邊，距宿松僅七十里。營中一切平安。余身體亦好，惟餉項整虧，若四川不速平，日虧一日，必窮窘耳。

澄弟之病日好，大慰！大慰！此後總以戒酒爲第一義。起早亦養身之法，且係保家之道。從來起早之人，無不壽高者。吾近有二事效法祖父：一曰起早，二曰勤洗腳，似於身體大有裨益。望澄弟於戒酒之外，添此二事，至囑！至囑！

咸豐十年閏三月十四日

澄侯沅浦兩弟左右：

沅弟既與作梅兄意見相合，家中尋地，可留梅公多住一二月，以必得爲期。改葬本非好事，然既已履改，則必求愜意而後止。余非欲求地以徵富貴者，惟作梅以三千里外至吾鄉，千難萬難，不可錯過。

澄弟所跋對聯，甚爲妥叶。服補藥雖多，仍當常常靜坐，不可

日日出外。一則保養身體；二則教訓子姪。至囑至囑！

此間至今未得進兵，實爲遲滯。希庵至多公處與之密談，針芥契合，相得益彰。大約數日後，即可移營進逼桐城懷寧矣。

浙江克復後，皖南又大震動。河南捻匪上竄，陝西及樊城戒嚴。四眼狗近赴全椒思解金陵之圍。

余身體平安，癰疾皆在腿以下，本是空閒地方，任其騷擾可也。

咸豐十年閏三月二十九日

澄侯四弟左右：

廿七日接弟信，欣悉各宅平安。沉弟是日申刻到，又得詳聞一切，敬知叔父臨終毫無抑鬱之情，至爲慰念。

余與沉弟論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岡公爲法，大約有八字訣。

其四字卽上年所稱『書蔬魚豬』也。又四字則曰『早掃考寶』。早者起早也；掃者掃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顯考主考，曾祖考。

言考而妣可該也；寶者親族鄉里，時時周旋，賀喜弔喪，問疾濟急。

星岡公嘗曰：『人待人，無價之寶也。』星岡公生平於此數端，最爲認真，故余版述爲八字訣曰：『書蔬魚豬早掃考寶』也。此言

雖涉諧謔，而擬卽寫屏上，以祝賢弟夫婦壽辰，使後世子孫知吾

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風趣也。弟以爲然否？

咸豐十年四月初四日

澄弟左右：

沉弟初三日由宿松赴集賢關。余身體平安。皖北軍務亦尙如故。惟江南大營於閏三月十六日全軍潰敗，和春張國樞兩帥移保鎮江，蘇州常州兩處大爲震動。浙江新復，亦恐無以自立。此又近數年之一大變局也。若江浙不保，則江西亦難久安，而皖北亦將應接不暇，殊爲可慮。

九弟欲余下札請同邑紳士修昭忠祠及東臬書院，茲辦十一札，請弟分送爲要。

咸豐十年四月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

金陵大營於閏月十六日潰退，鎮江旋復，退守丹陽。廿九日丹陽失守，和春何桂清均由常州退至蘇城外之討關，張國樞不知下落。蘇州危如累卵，杭州亦恐再失。大局決裂，殊不可問。余此次出外兩年，於往來未了之事，概行清妥，寸心無甚愧悔，可東可西，可生可死，襟懷甚覺坦然，吾弟儘可放心。

前述祖父之德，以『書蔬魚豬早掃考寶』八字教弟，若不

能盡行，但能行一『早』字，則家中子弟有所取法，是厚望也。

咸豐十年四月二十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

前寄一緘，想已入覽。

近月江浙軍事大變，自金陵大營潰敗，退守鎮江，旋退保丹

陽。廿九日丹陽失守，張國樞陣亡。四月初五日和雨亭將軍何根

一八九

雲制軍退至蘇州。初十日無錫失守。十三日蘇州失守。日下浙江危急之至。孤城新復。無兵無餉。又無軍火器械。賊若再至。亦難固守。東南大局。一旦瓦解。皖北各軍。必有分援江浙之命。非胡潤帥移督兩江。即余往視師蘇州。二者苟有其一。則日下三路進兵之局。不能不變。抽兵以援江浙。又恐顧此而失彼。賊若得志於江浙。則江西之患。亦近在眉睫。吾意勸湖南將能辦之兵力。出至江西。助防江西之北界。免致江西糜爛。後湖南事防東界。則勞費多而無及矣。不知以吾言爲然否。

左季高在余營住二十餘日。昨已歸去。渠尙肯顧大局。

沅弟季弟新圍安慶。正得機得勢之際。不肯舍此而他適。余則聽天由命。或皖北或江南。無所不可。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臨死之際。寸心無所悔憾。斯爲大幸。

家中之事。望賢弟力爲主持。切不可日趨於奢華。子弟不可學大家口吻。動輒笑人之鄙陋。笑人之寒村。日習於驕縱而不自知。至戒至囑。

余本思將『背蔬魚豬早掃孝賢』八字作一壽屏。爲賢弟夫婦賀。生日內匆匆。尙未作就。

余目疾近日略好。有言早洗面水泡洗二刻。卽效。比試行之。諸請爲心。

咸豐十年四月二十九日

澄侯四弟左右

余以二十八日奉署理兩江總督之命。以精力極疲之際。肩輿大難勝之任。深恐踴躍。貽笑大方。然時事如此。惟有勉力做去。成敗禍福。不敢計也。茲將廷諭鈔寄。其應如何辦法。再行詳報。余欲紀澤來營。若走水路。則由岳州湖北。以至九江湖口。若走陸路。則由萍鄉萬載新。以至吳城。亦可。由平江義甯。以至吳城。亦可。紀澤或於近日至長沙。接我續信。再行東來省覲可也。

咸豐十五年月初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

余擬於十五日起行。帶兵渡江。駐紮徽州池州二府境內。其九弟所帶之萬人。現紮安慶城外者。仍不撤動。蓋以公事言之。余雖駐軍南岸。仍當以北岸爲根本。有胡中丞在北岸主持一切。又有多禮堂李希菴及沅弟三支大軍。則北岸穩固。湖北穩固。袁翁之軍亦穩。余在南岸。亦可倚北爲聲援也。以私事言之。則余爲地方官。若僅帶一胞弟在身邊。則好事未必見。九弟之功。壞事必專指。九弟之過。嫌疑之際。不可不慎。余定帶鮑鎮超之『霆』字營六千人。朱品隆二千人。及現在宿松之馬步二千人。合萬人先行。餘俱在湖南陸續調集招募。足成三萬之數。

左季高現奉旨以四品京堂候補襄辦余處軍務。所有應在湖南招勇等事。卽咨請季翁在湘料理。

近日得浙江王中丞信。蘇州之賊尙未至浙境。浙江省城有

杭州將軍瑞署欽差大臣張及中丞三人，應可保全。但使保得浙江，保得江西，則此後尚可挽回全局。

紀澤兒若來省親，則由長沙，或坐戰船，或坐民船，直下湖北，以至湖口東流。余業營當在東流附近地方。長江之險，夏月風濤無定，每遇極熱之時，須防暴風之至，下晚潯泊宜早。來營住一月，即令其速歸也。望弟諒紀澤沿途謹慎，不必求快。

咸豐十年五月十四日

澄弟左右：

五月四日接弟緘，『書蔬魚豬，早掃考寶，』橫寫八字，下用小字注出，此法最好，余必遵辦。其次序，則改爲『考寶早掃書蔬魚豬。』

日下因我營南渡，諸務叢集。蘇州之賊已破嘉興，淳安之賊已至紹興，杭州徽州十分危急，江西亦可危之。余赴江南，先駐徽郡之祁門，內顧江西之饒州，催張凱章速來饒州會合。又札王梅村募三千人進駐撫州，保江西，即所以保湖南也。札王人樹仍來辦營務處，不知七月均可趕到否？若此次而保全江西兩湖，則將來仍可克復蘇常大局安危所爭祇在六七八九數月。

澤兒不知已起行來營否？弟爲余照料家事，總以『儉』字爲主。情意宜厚，用度宜儉，此居家居鄉之要訣也。

卷七

曾文正公家書 卷七

咸豐十年六月初十日
沅季弟左右：

出隊以護百姓收穫，甚好。與吉安散耕牛籽種用意相似。吾輩不幸生當亂世，又不幸而帶兵，日以殺人爲事，可爲寒心。惟時時存一愛民之念，庶幾留心田以飯子孫耳。

楊鎮南之哨官楊光宗，頭髮橫而盤，吾早慮其不馴。楊鎮南不善看人，又不善斷事。弟若看有不妥協之意，即飭令仍回兄處。兄另撥一營與弟接可耳。

吾於初十日至贛口，十一日擬行六十里，趕至祁門縣。十二日先太夫人忌辰，不欲紛紛迎接應酬也。

寧國府一軍緊急之至，吾不能撥兵往援，而擬少濟之以餉，亦地主之道耳。

咸豐十年六月十九日

沅弟左右：

十八日專丁到，接十五信，得知一切。應復之件，條列具左：

（一）陳米千餘石，如不可吃，不必強各營領之。凡糧草事件，弟皆自行當家，不必一一請示，或有疑議，就近與希庵商之。渠閱歷頗久，思力沈著，與弟可互相切磋，互相資益也。

（二）楊光宗業已斥革遞解，此後應稍安靜。馬兵既難得力，可飭令楊鎮南招募馬勇，其兵丁每

出十缺（馬缺）即飭令仍回殷開山營盤。余於辦馬隊不惜重本志在辦成一事。若操練半年仍不得力則浪費過甚不如趁早改兵爲勇陸續更換。

（一）等鑒金之事概仍八九等年之舊絲毫未改斷不至望雪之肘。牙幣既由我處作主輔亦不致難爲望也。末一條概以大度容之不再復矣。

咸豐十年六月二十二日

沉弟左右

香陞言三人皆主上城合圍之說自應及時興辦。正東自車徑以至望家店地勢遼闊係用衆用馬之地。弟處兵力本單老營勁營尤少兄不甚放心。然此時桐城有兵懷陽有兵青草壩有兵若不趁此合圍則天下更無可辦之事矣。鮑兵不甚可恃然不能不冒險一辦。辦成之後則不險矣。土功太太難恐勇尙有不敷可商之莫善徵雇民夫其始略用窮道其後日日給價民間亦必悅服多用銀數千兩兄必辦解不惜也。盛暑興工宜以早夜爲之午未申三時均宜停止。

黃南坡籌餉事已發札矣。茲將望家店所擬札稿寄閱。東流周萬仲一營不須兄札或厚庵札或弟札朝發則夕至矣。

曾得勝寶右營在建德普欽堂處防池州張家灘一路之賊吾飭曾營築建城東以當頭敵。日下實難抽調當另設法。

咸豐十年六月二十七日

季弟左右

頃接沉弟信知弟接行知以訓導加國子監學正銜不勝欣慰。官階初晉雖不足爲吾季榮惟弟此次出山行事則不激不隨處位則可高可卑上下大小無人不自然悅服因而凡事皆不拂意而官階亦由之而晉。或者前數年抑塞之氣至是將暢然大舒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我弟若常常履信思順如此名位豈可限量。

吾湖南近日風氣蒸蒸日上凡在行間人人講求將略講求品行並講求學術。弟與沉弟既在行間望以講求將略爲第一義。點名看操等粗淺之事必躬親之練膽料敵等精微之事必苦思之品學二者亦宜以餘力自勵。目前能做到湖南出色之人後世即推爲天下罕見之人矣。大哥豈不欣然哉。

沉弟以陳米發民夫挑濠極好極好此等事等弟儘可作主兄不吝也。

咸豐十年六月二十八日

沉弟左右

探報閱悉此路並無步撥即由東流建德驛夫送祁建德令已死代理者新到故文遞遲延弟以後要事須專勇送來三日可到或逢三八專人來一次每月六次其不要緊者又由驛發來則兄弟之消息尤常通矣。

文輔卿辦釐金甚好。現在江西釐務經手者皆不免官氣太

重，此外則不知誰何之人，如輔卿者，能多得幾人，則職務必有起色。吾批二李詳文云：『須冗員少而能事者多，入款多而支者少。』又批云：『力除官氣，嚴裁浮費。』弟須囑輔卿二語：『無官氣，有條理。』守此行之，雖至封疆不可改也。有似輔卿其人者，弟多薦幾人更好。

甲三啓行時，溫弟婦甚好，此後來之變態也。

咸豐十年七月初三日

沅季弟左右：

專丁到接廿八夜緘，具悉一切。

東流在江邊，周萬倬一營駐焉，向歸江，西調遣。曾得勝者，普部九營中之一營也。池州賊來東流，則畏水師，若至建德，並不與水師相干。全調營軍則可，專調營則不可。弟毋指調該營，似不甚當於事理。兄目下資無以應弟之請，亮之。長濠用民夫，斷非陳米千石所可了，必須費銀數千。此等大處，兄却不肯吝惜。

有人言英善徵，聲名狼藉，既酷且貪，弟細細查明。凡養兵以爲民，設官亦爲民也。官不愛民，余所痛憾。

寧國尚未解圍，聞賊將以太隊救安慶，南岸似可漸鬆。南坡信大有可探，此人真有幹濟之才，可敬可敬。

咸豐十年七月初八日

沅季弟左右：

輔卿而外，又薦意卿、柳南二人，甚好。柳南之篤慎，余深知之。意卿亦不凡。余告彼輔卿人之法，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爲主。又囑其求調帥左部及沅薦人，以後兩弟如有所見，隨時推薦，將其人長處短處一一告知阿兄，或告彼等，尤以習勞苦爲辦事之本。引用一班能耐勞苦之正人，日久自有大效。

季弟言：『出色之人，斷非有心所能做得。』此語確不可易。名位大小，萬般由命，不由人。特父兄之教家，將帥之訓士，不能如此立言耳。

季弟天分絕高，兄道甚早，可喜可愛。然辦理營中小事，教訓弁勇，仍宜以『勤』字作主，不宜以『命』字論衆。

潤帥先幾陳奏，以釋羣疑之說，亦有兩來余處矣。

昨奉六月二十四日諭旨，實授兩江總督兼授欽差大臣。恩眷方渥，儘可不必陳明。所慮者，蘇常淮揚無一枝勁兵前往，位高非福，恐徒爲物議之張本耳。

余好出汗，沅弟亦好出汗，似不宜過勞。

咸豐十年七月十二日

沅季弟左右：

兄膺此鉅任，深以爲懼。若如陸何二公之前轍，則貽我父母羞辱，即兄弟子姪亦將爲人所侮。福禍倚伏之幾，竟不知何者爲可喜也。

默觀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撫將帥天下似無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報吾君，以「愛民」二字報吾親。才識平常，斷難立功，但守一「勤」字，終日勞苦，以少分宵旰之憂。行軍本擾民之事，但刻刻存「愛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積累自我一人耗盡。此兄之所自矢者，不知兩弟以爲然否？願我兩弟亦常常存此念也。

沉弟「多置好官，遴選將才」二語，極爲扼要。然好人實難多得，弟爲留心采訪，凡有一長一技者，兄斷不敢輕視。

謝恩摺今日拜發。甯國日內無信。聞池州楊七麻子將往攻甯，可危之至。

咸豐十年七月十五日

沉弟左右：

浮橋辦齊，長濠已有八九分工程，甚好甚慰！從此援賊雖至，吾弟必足以禦之。馮事兄處辦法與潤帥不謀而合，茲將一批一告示鈔付弟覽。

翁中丞處復信甚妥。弟意疏疏落落亦極是。弟總認定是湖北之委員，以官胡兩帥爲上司，諸事稟命而行，此外一概疏疏落落。希庵於此等處界限極清，人頗嫌其疏冷，然不輕進人，即異日不輕退人之本，不妄親人，即異日不妄疏人之本，處弟之位，行希之法，似尙妥叶。與翁稿與毓稿均好。近日修辭工夫亦進。慰喜慰喜！

焦君謙序，八九月必報命。青院圖須弟起稿而兄改之，弟切莫咎兄之吝也。

咸豐十年八月初七日

沉弟左右：

接專丁來信，下游之賊漸漸蠢動，九月當有大仗開。此賊慣技，好於營盤遠處包圍，斷我糧道。弟處有水師接濟，或可無礙。不知多李二營何如？如有米有柴，可濟十日半月否？賊雖多，善戰者究不甚多，禮希或可禦之。弟既挖長濠，切不可過濠打仗，勝則不能多殺賊，挫則不能收隊也。營中柴尙多否？煤已開出否？紅軍船下去後，吾擬札陳紡仙辦大通釐金，以便弟就近稽查。聞該處每月可得二萬餘串也。

魏柳南宜辦釐乎？宜作吏乎？弟密告我。

潘意卿何時可到？此間需才極急。

浙事岌岌，請援之書如麻。

次青今日到祁門，其部下十四五可到。

季弟所言諸枉，聆悉。定當一一錯之，不姑息也。

咸豐十年九月初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

接弟信，知家中收成已畢，五十姪女漸次痊愈，至以爲慰！此間近日殊多失意之事。次青十九日義山關敗後，廿四日平江六營與何漢「禮」字等四營大敗。賊匪圍城，次青堅守一

日一夜，至廿五日申刻，破城。平江勇自南門走出，次青聞亦已出城。至今八日，尚未接其來信，而其胞姪表弟皆堅言其無恙，不知究竟如何？

廿八日賊破休寧。日下皖南僅存祁門、婺源、黟縣及東流、建德而已。聞賊已分大半由徽州入浙，而自婺源入江之路亦不可不防。現調鮑軍紮源亭、凱章、婺源縣，均去老營不過六十里，軍勢已穩，人心已定。

牧雲與甲三初一日由祁門赴安慶，大約十月底可歸也。希庵初四日到祁門，帶四營遠來救援，不久仍當回北岸耳。

余身體平安，目光日昏，精神亦日見日老，深懼無以符此大任！

咸豐十年九月初七日

沅季弟左右：

徽州休寧之賊，日內尚未動作。鮑張兩軍日內亦休息未進。祁門、黟縣等處漸有賣米鹽者。

希庵所帶四營暫令紮去祁六十里之歷口地方，防西路之賊穿建德、祁門中間而走景德鎮。即去年沅弟破景德鎮賊之出路也。

次青廿五日城破走出，廿六夜在街口所發信，初六夜乃接到。

廿五夜所奉寄諭，初六日乃恭摺復奏，茲鈔去一閱。不知皇

上果派國藩北上，抑繫派潤帥北上。如係派我北上，沅弟願同去否？爲平世之官，則兄弟同省，必須週迴，爲勤王之兵，則兄弟同行，愈覺體面。望沅弟即日定計，復書告我，無論派我或派潤帥，皆須帶萬人以行。皖北、皖南兩岸局勢必大爲抽動，請弟將如何抽法，如何布置，開單見告。一切皆暗暗安排，胸有成竹，一經奉旨，旬日即可成行。兩弟以爲何如？

咸豐十年九月十四日

沅弟左右：

安慶決計不撤圍，江西決計宜保守，此外或棄或取，或抽或補，合衆人之心思共謀之。

北援不必多兵，但即吾與潤帥二人中有一人遠赴行在，奔問官守，則君臣之義明，將帥之職著，有濟無濟，聽之可也。

咸豐十年九月二十一日

沅弟左右：

接來緘，知營牆及前後濠皆倒，良深焦灼！然亦恐是挖濠時不甚得法，若客土覆得極遠，雖雨大不至仍倒入濠內，庶稍易整理。至牆子則無不倒坍，不僅安慶耳。

徽州之賊，竄浙者十之六七，存府城及休寧者，聞不過數千人。不知確否？連日雨大泥深，鮑張不能進剿，深爲可惜！

李高尚在樂平，余深恐賊竄入江西腹地，商之季高無遽入皖。季高亦以雨泥不能速進也。

調帥謀皖已大半年，一切均有成竹而臨事復派人救六安，與吾輩及希庵等之初議全不符合。鎗法忙亂而弟與希庵皆有驕矜之氣，茲爲可慮。希庵論事最爲穩妥，如調帥有鎗法稍亂之時，弟與希庵陳而切諫之，弟與希之矜氣則彼此互規之，北岸當安如泰山矣。

咸豐十年九月二十三日

沉弟左右：

接偽文二件，知安慶之賊望援孔切。祇要桐城青草塢少能堅定，自有可破之理。

次青十六日回祁，僅與余相見一次，聞其精神尚好，志氣尙壯，將來或可有爲然，實非帶勇之才。

弟軍中諸將有驕氣否？弟日內默省傲氣少，平得幾分否？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惰」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傲」字致敗。吾因軍事而推之，凡事皆然。願與諸弟交勉之！

此次徽賊竄浙，若湖中失守，則不能免於吳越之痛罵。然吾但從「傲」二字痛下工夫，不問人之罵與否也。

咸豐十年九月二十四日

沉弟左右：

沉弟以我切責之誠，痛自引咎，懼蹈危機，而思自進於「謙言慎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終身載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季弟信亦平和溫雅，遠勝往年傲岸氣象。

吾於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進京散館，十月二十八日侍祖父星岡公於階前，請曰：「此次進京求公教訓。」星岡公曰：「爾的官是做不盡的，爾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做。」滿招損，謙受益。爾若不傲，更好全了。」遺訓不遠，至今尙如耳提面命。今吾謹述此語，誥誡兩弟，總以除「傲」字爲第一義。

唐虞之惡人曰：「丹朱傲。」象傲。桀紂之無道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曰：「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皆傲也。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卽力戒「惰」字，以儆無恆之弊。近來又力戒「傲」字。昨日徽州未敗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見。既敗之後，余益加猛省。大約軍事之敗，非傲卽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敗，非傲卽惰，二者必居其一。

余於初六日所發之摺，上月初可奉諭旨。余若奉旨派出，十日卽須成行。兄弟遠別，未知相見何日。惟願兩弟戒此二字，並戒各後輩，守家規則，余心大慰耳。

咸豐十年十月初四日

澄侯四弟左右：

八月廿四發去之信，至今未接覆信，不知弟在縣已回家否？余所改書院圖已接到，否圖係就九弟原稿改正，中間添一花窗，以原圖係點文章一個板板也。余所改規模太崇闊，當此大亂之世，興造過於壯麗，殊非所宜。恐劫數或有他慮，弟與邑中諸位賢紳熟商。去年沉弟起屋太大，余至今以爲隱慮。此事又繫沉弟與

弟作主不可不慎之於始！弟向來於盛虛消長之機頗知留心，此事亦當三思至囑至囑。

鮑張廿六進兵，廿九日獲一勝仗，日內圍紮休寧城外。祁門老營安穩，余身體亦好，惟京城信息甚壞，皖南軍務無起色，且愧且憤。

家事有弟照料，甚可放心。但恐黃金堂買田起屋，以重余之罪戾，則寸心大爲不安耳！

同日
沉季弟左右：

日內不知北岸賊情何如，至爲系念！

季弟賜紀澤途費太多，余給以二百金，實不爲少。余在京十四年，從未得人二百金之贈，余亦未嘗以此數贈人。雖由余交游太寡，而物力艱難，亦可概見。

余家後輩子弟，全未見過艱苦模樣，眼孔大口氣大，呼奴喝婢，習慣自然，驕傲之氣，入於膏肓而不自覺。吾深以爲慮！

前函以『傲』字箴規兩弟，兩弟猶能自省自惕，若以『傲』字語誡子姪，則全然不解。蓋自出世以來，祇做過大並未做過小，故一切茫然，不似兩弟做過小，吃過苦也。

咸豐十年十月初五日

沉季弟左右：

初四日接奉二十日寄諭，夷務和議已成，鮑軍可不北上。九

月初六日請派帶兵入衛一疏，殆必不准，從此可一意圖東南之事。

安慶所挑余親兵兩哨，若悉係上選，恐狗賊來援，打仗又少些好手。弟細心斟酌，或待擊退狗援後，再令兩哨南渡，亦無不可。余前廿八日一緘，謂不須挑人來祁，足恐安慶挑出好手，難當大敵也。此次商令緩來，則專爲恐挑安慶起見，弟細酌之。

賊若有大股從練潭來集，營弟軍足支持二三日否？千萬語都不要緊，惟此是性命關頭。次青以不能戰守，身敗名裂，弟所爭者在能守與否，若能守住四五日，則希庵之援兵必至矣。專意待希之救，萬一希被桐城等處之賊牽制，不能援懷，亦事勢之所時有。

弟此刻與諸將約定，預爲守營五日，其夜不息之計。賊初來之日，不必出隊與戰，但在營內靜看，看其強弱虛實，看得千準萬準，可打則出營打仗，不可打則始終堅守營盤，或有幾分把握。聞迪庵於六年八月在武昌擊石逆援賊，卽堅守靜待之法。每日黎明賊來撲營，堅守不動，直至申酉間始出擊之，故無日不勝。

希庵新授皖臬，莫令當撤委，令希查辦。弟詳復之件，儘可呈上，而莫之劾否，不係乎此。

咸豐十年十月二十日

沉季弟左右：